



总策划 / 邢涛 主编 / 龚勋

DISCOVERY BOOK

少年勇敢者探秘系列



世界经典悬疑故事

The Reading Series for
Youngs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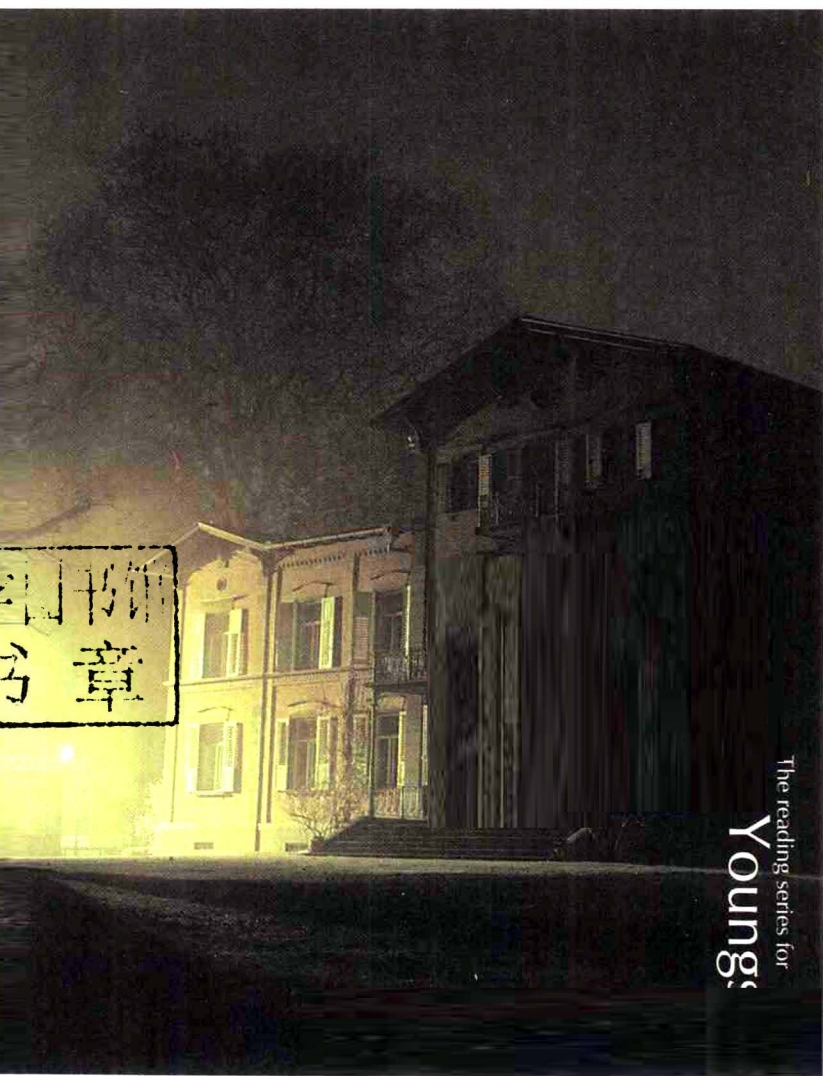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总策划 / 邢 洁 主编 / 龚 勋

DISCOVERY BOOK

少年勇敢者探秘系列



The reading series for
Young

世界经典 悬疑故事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经典悬疑故事 / 龚勋主编.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12.1

(少年勇敢者探秘系列)

ISBN 978-7-5415-6049-1

I. ①世… II. ①龚…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9600号

少年勇敢者探秘系列

世界经典悬疑故事



总策划 邢涛
主编 龚勋
项目策划 李萍
文字统筹 杜富中
编撰 刘颖

出版人 李安泰
责任编辑 李旭
设计总监 韩欣宇
装帧设计 郭锋
版式设计 冯唯
美术编辑 安蓉 王瑞琴
图片提供 全景视觉 IC传媒等
印制 张晓东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网站 <http://www.yneph.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2
字数 200千字
版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15-6049-1
定价 18.00元

●本书中参考使用的部分文字及图片,由于权源不详,无法与著作权人一一取得联系,未能及时支付稿酬,在此表示由衷的歉意。请著作权人见到此声明后尽快与本书编者联系并领取稿酬。联系电话:(010) 52780202

目录] CONTENTS

1

CHAPTER 喋血命案

- >> 002 你就是杀人凶手
[美国]爱伦·坡
- >> 008 死亡钥匙
[日本]西村京太郎
- >> 016 探长与女郎
[比利时]乔治·西默农
- >> 026 五份请帖
[日本]笹泽左保
- >> 034 心理测试
[日本]江戸川乱步
- >> 042 夜莺别墅
[英国]阿加莎·克里斯蒂

2

CHAPTER 连环骗局

- >> 054 警官的副业
[英国]希区柯克
- >> 061 连环结
[英国]希区柯克
- >> 069 密探
[英国]希区柯克
- >> 074 善良的诈骗犯
[日本]西村京太郎
- >> 082 小约翰尼历险记
[英国]阿加莎·克里斯蒂
- >> 089 真真假假
[英国]希区柯克

3

CHAPTER 通天神偷

- >> 096 被窃的信
[美国]爱伦·坡
- >> 103 红粉女贼
[英国]希区柯克
- >> 106 窃贼
[英国]希区柯克
- >> 113 蓝宝石案
[英国]阿瑟·柯南道尔
- >> 121 完美女仆
[英国]阿加莎·克里斯蒂

4

CHAPTER 惊魂时刻

- >> 130 《地狱变》
[日本]芥川龙之介
- >> 139 厄舍府的倒塌
[美国]爱伦·坡
- >> 147 黑猫
[美国]爱伦·坡
- >> 153 猴爪
[英国]W.W.雅各布斯
- >> 161 精神病杀手
[英国]希区柯克
- >> 166 绝顶高手
[英国]希区柯克
- >> 173 女房东
[英国]罗尔德·达尔
- >> 179 1408
[美国]斯蒂芬·金





MYSTERIOUS

■ ■ ■ ■ ■

1 CHAPTER

喋血命案

爱丽克丝整天生活在不安之中，威胁过她的初恋情人要来拜访，别墅里的老园丁说着古怪的话语，丈夫总有一些可疑的举止，谁会是她致命的人？……每一篇悬疑故事，都是一个设谜和解谜的过程；每一个谋杀案的背后，都隐藏着不动声色的阴谋。下面，就让我们拨开迷雾，去寻找命案背后的真相吧！

| 你就是杀人凶手 | [美国] 爱伦·坡

拉特尔巴勒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僻静小镇，但是那里发生了一桩奇案，让小镇变得不再安宁。

事情发生在一个夏天，某个星期六的早上。巴纳巴斯·沙尔沃思先生——这个小镇上住了几十年的一位富人，他带着一些金币骑马赶往P城。P城离拉特尔巴勒镇只有15英里，他打算当天傍晚返回小镇。两个小时过去了，沙尔沃思的马竟然独自跑了回来，而沙尔沃思和他随身携带的两袋金币都已不知去向。那匹马受了重伤，身上满是泥污。

这个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自然会引起小镇上居民的惊讶和不安。直到第二天早晨，沙尔沃思仍然音讯全无，他的亲友便决定出去找他。领头人是沙尔沃思的好朋友查尔斯·古德费。虽然他只在拉特尔巴勒镇住了六七个月，但他忠实厚道，平易近人，深受人们的喜欢和尊敬。沙尔沃思也对他很有好感，两位先生又是邻居，很自然地就成了莫逆之交。

不过古德费并不富有，所以沙尔沃思常请他来家里做客。有时古德费一天要去三四次，中午经常在沙尔沃思家里吃饭。他们会在吃饭时喝几杯，马高克斯酒是他们常喝的一种名酒，古德费也最爱喝这种酒。

有一次，在喝完马高克斯酒之后，我亲眼看到酩酊大醉的沙尔沃思对古德费说：“古德费，你真是好样的！咱们虽然认识时间不长，但没想到这么快就成了好朋友。既然你喜欢喝马高克斯酒，我就给你订一箱，而且是市场上价格最贵的一种！不过要等上一两个月，这箱酒才能送过来。”沙尔沃思总是对古德费关怀备至，他的慷慨大方确实是少有的。

沙尔沃思失踪的第二天仍然音讯全无，古德费忧心如焚。他知道沙尔沃思身上的两袋金币下落不明，马也受了重伤——子弹从马的前胸穿了过去，留有两个弹孔，这四匹马都没有立即死去，因此他也坚信沙尔沃思一定活着。

“我们还是耐心等待吧，沙尔沃思一定会回来的。”古德费坚定地说。但是沙尔沃思的侄子彭尼费瑟极力反对，他认为等下去事情会变得更糟。其他人也说了类似的话，古德费便不再坚持己见，同意立即出去寻找沙尔沃思。

彭尼费瑟和叔叔沙尔沃思住在一起很多年了。彭尼费瑟平时放荡不羁，常常聚众玩牌酗酒，寻衅滋事。因为他和沙尔沃思的关系，镇上的人只得让他三分。当彭尼费瑟提出要找到叔叔的尸首时，大家只能唯命是从。就在大家准备出发时，古德费提出一个值得人深思的问题：“你怎么能确定你叔叔已经死了？看来，你对你叔叔的意外比我们知道得多啊！”是啊，彭尼费瑟怎么能断定他叔叔已经死了呢？众

人随即低声议论起来。

面对古德费的质疑，彭尼费瑟根本不在乎，也不做任何解释。古德费非常气愤，两人就吵了起来。大家对此并不意外，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冤家对头。在以前的一次争吵中，彭尼费瑟一拳将古德费打倒在地。古德费从地上爬起后，狠狠地说：“我会报仇的！”而大家都知道古德费是个宽宏大量的人，那句话可能只是说说而已。

但是不管彭尼费瑟和古德费有怎样的恩怨，两人在这件事上还是达成了一致：出去寻找沙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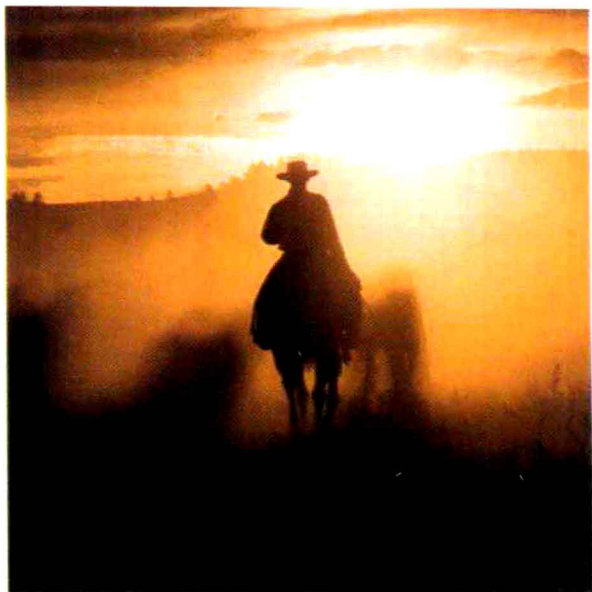
沃思。彭尼费瑟提出，搜寻工作应在拉特尔巴勒和城市之间的大片田野和树林间展开，这片区域将近15英里，大家要仔细搜索其中的每一个地段。

但是古德费持有不同看法。他也许要比年轻的彭尼费瑟更有头脑，更加老谋深算。他用一种沉稳而又果断的嗓音争辩着：“这种做法似乎大可不必。沙尔沃思先生是骑着马去P城的，并不是去什么偏僻地方，怎么可能偏离宽敞的大路呢？我们应该仔细搜索靠近道路的两旁地段，尤其是在灌木丛、树林和野草之中。”大多数人都同意古德费的看法，他们就在古德费的带领下顺着道路两旁仔细搜查。他们一连找了4天，然而一无所获。

这里说的“一无所获”，是指没有找到沙尔沃思本人或者他的尸体。但是在他们找过的地方确实发现了一些搏斗痕迹。他们沿着马蹄印向前搜寻，在经过几个拐弯处，看到了一个污水塘。那里有明显的搏斗痕迹，痕迹一直延伸到水塘里。人们运来了工具，抽干了池塘里的污水。在池塘底部，他们发现了一件黑色绸马甲。

虽然马甲上血迹斑斑，破烂不堪，但大家一眼就认出来它是彭尼费瑟的衣服。彭尼费瑟在叔叔去P城的那天就穿着这件马甲，从那以后这马甲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此时的情形对彭尼费瑟极其不利，他张口结舌，不知所措，脸色显得异常苍白。大家都在怀疑他，连仅有的两三个朋友也不再理他。

这时，一向与他为敌的古德费却帮他说了话。“这只是一件马甲，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就仓促地做出什么结论。各位都清楚，我和彭尼费瑟之间发生过不愉快的事，



但我早已原谅了他。至于水塘里的马甲，彭尼费瑟肯定会给大家解释清楚的。我们应该帮助他把这件事搞清楚。我的那位挚友，友善的沙尔沃思先生，现在仍然下落不明，而彭尼费瑟是他的侄子，也是他唯一的亲人，我们理应帮助他解决此事。”

古德费说的每一句话都体现了他的善良友好、直率爽朗，不过，他的话也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彭尼费瑟是沙尔沃思唯一的亲人，也就是他财产的唯一继承人。在场的人立即意识到，如果沙尔沃思真的死了，那么彭尼费瑟就会继承他所有的财产。明白了这一点，大家立即把彭尼费瑟捆绑起来，带回镇上。

在回去的路上，古德费似乎在路边捡到了什么东西，他把这东西迅速地塞进口袋里。但他的举动还是被人发现了。在众人的要求下，他只好把东西拿了出来。原来那是一把西班牙小刀，刀柄上刻着两个字母——D·P。在拉特尔巴勒，只有彭尼费瑟有这样的刀，而D·P也是他名字的缩写。

真相已经大白了，彭尼费瑟杀死了他的叔叔，其罪恶目的就是为早日攫取遗产，现在已经没有继续追查的必要了。一个小时后，彭尼费瑟便被押送到了拉特尔巴勒的法庭上。

法官对彭尼费瑟审问道：“彭尼费瑟，你叔叔失踪的那天早上，你在哪里？”

“我当时在树林里打猎。”彭尼费瑟不假思索地回答。大家听了他毫不掩饰的回答，都感到惊讶不已。

“你当时带枪了吗？”

“当然，我带了自己的猎枪。”

“你能说说那片树林的具体位置吗？”

“就在去P城道路旁的几英里处。”



彭尼费瑟所说的地方离那个水塘确实很近。法官随后要求古德费陈述一下发现马甲和小刀时的经过。这时，古德费突然流下了眼泪。他陈述完事情的经过后，接着说：“就像我之前和大家说过的，对于彭尼费瑟与我的私仇，我早就不介意了。大家应该知道，我不是一个记仇的人。如果法庭要我提供进一步的证据，我

还能作证，不过这样会让我的心都碎裂了！”

古德费掏出手帕，擦了擦眼泪，说：“上周五，我像往常一样和沙尔沃思一起吃饭，彭尼费瑟也在场。当时沙尔沃思告诉侄子，他要在第二天早上带着两袋金币去P城，存进那里的银行。沙尔沃思还郑重其事地对侄子说：‘我死后，你不会得到我的任何遗产！我一个子儿也不会给你！我准备立个新遗嘱。’”

“彭尼费瑟，这是真的吗？”法官问。

“是的，确实如此。”彭尼费瑟直截了当地说。这又让旁听者吃了一惊。

就在法官审讯的时候，传来了沙尔沃思的马伤重死去的消息。古德费学过解剖，他解剖了马的尸体，在马的前胸找到了一颗子弹。这颗子弹很大，是用来射击巨型猛兽用的。警察随后查验了镇上所有的猎枪，发现这颗子弹只能用在彭尼费瑟的猎枪里。事情看来已经昭然若揭，彭尼费瑟被关进了监狱。古德费向法庭求情，希望能对彭尼费瑟宽大处理，结果当然无济于事。一个月后，彭尼费瑟被押解到了P城。P城法庭正式开庭宣布——“彭尼费瑟犯有谋杀罪，将被处以绞刑。”

在彭尼费瑟入狱的日子里，小镇渐渐恢复了平静。

一个晴空万里的日子，古德费意外地收到了W城一家酿酒公司的来信，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查尔斯·古德费先生：

在一个多月前，我们收到了巴纳巴斯·沙尔沃思先生的一个订购函件，要我们为您寄送一大箱高级马高克斯酒。现在我们高兴地通知您，这箱精制的马高克斯酒已经装车运出了。您接到此信不久，箱子就会抵达贵府。请您转达我们对沙尔沃思先生最真诚的问候。我们愿意永远为您效劳。

您最忠实的霍格斯·弗罗格斯·博格斯以及公司全体同仁，6月21日于W城

注：箱内装有精制马高克斯酒60大瓶。

自从沙尔沃思遭遇不幸之后，古德费已经滴酒不沾了。但是面对即将到来的这箱好酒，古德费觉得自己可以适当地放松一下，于是他就邀请左邻右舍、亲朋好友于第二天傍晚来他家痛饮一番。他并没有说明那箱酒是怎么来的，只是说那是自己订购的。

第二天晚上6点左右，古德费家里宾朋满座，我也在人群之中。只见大厅陈设豪华，宴桌上菜肴丰盛，香味满溢，人们对此称羡不已。那箱酒直到8点才送了过来，因为箱子太大太重，很多人都加入了搬箱子的行列当中。大箱子很快被搬进了宴会大厅。在这之前，古德费一直用别的好酒和宾客们开怀畅饮，大家都喝了不少，古德费已经喝得面色绯红、脚步踉跄了。

酒箱进入大厅的那一刻，古德费立即兴奋起来，他端坐在椅子上高声宣布道：

“诸位安静，安静！这就是名贵的马高克斯酒。”说完，他把一些开箱工具交给了我。我当然乐意效劳。我轻轻地将箱盖上的根根铁钉卸了下来，就在大家以为要看到昂贵的名酒时，突然，一个满身血迹和污泥的死人从箱子里弹了出来。大家定睛一看，这不是沙尔沃思吗？只见他背靠着箱子，正好和古德费迎面相对。

一阵阵浓烈的血腥味弥漫开来，大厅里顿时烟雾缭绕，周围死一般的寂静。人们惊恐万状，原本欢声笑语、杯光酒影的大厅顿时如同鬼魅地狱一般。死人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古德费，突然他像被鬼怪附体了一样，开始说话了。那声音充满血泪，但字字清楚，低沉缓慢，就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似的。“你——就是杀人凶手！我要你偿命！”说完，死人一下子倒在大箱子边缘。

我简直很难描述当时的情景。大厅里乱作一团，宾客们都发疯般地往门外逃，有的人还因惊吓过度晕了过去。但是过了一会儿，人们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他们纷纷将愤怒的目光投射到古德费的身上。古德费浑身瑟瑟发抖，双唇直打哆嗦，像一尊塑像似的僵坐在椅中。他的慌乱失措好像在暗示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蓦地，古德费从椅子上跳了下来，扑向倒在箱边的沙尔沃思的尸体，嘴里不停地向他忏悔。大厅里的人都在倾听着杀人犯的自白。

原来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

在那个星期六的早上，古德费骑马跟在沙尔沃思身后，两人一起去P城。当行至树林里的污水塘附近，古德费突然开枪射中了沙尔沃思的马，然后用枪托猛砸沙尔沃思的脑袋，想置他于死地。随后，他取走了沙尔沃思的两袋金币。由于沙尔沃思的马已经奄奄一息，古德费以为它必死无疑，就把它拖到了灌木丛里。

接着，古德费把沙尔沃思的尸体放在自己的马匹上，运到离路边很远的一个小树林里藏了起来。当晚，他又偷走了彭尼费瑟的马甲、西班牙小刀和一颗体积较大的子弹。他把马甲和西班牙小刀放到了易被发现的地方，之后又利用为死马解剖的机会，佯装发现了一颗子弹，以达到蒙骗众人、借刀杀人的目的。

当古德费的忏悔之词接近尾声时，他已经浑身无力，两眼无光，就像虚脱了一样。他颤颤巍巍地挣扎着站了起来，但是没走几步，就“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一命呜呼了！古德费的忏悔来得正是时候，它让即将走上绞刑架的彭尼费瑟重新获得了自由。

写到这里，故事似乎该结束了。但是我知道您一定还有疑问，沙尔沃思的尸体是怎么钻进酒箱里的？他难道是为了揭露凶手一度起死回生了吗？当然不是这样。安排这一切的不是别人，恰恰就是我本人。

我非常清楚，古德费挨了彭尼费瑟一拳后，肯定不会善罢甘休。那次他们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也在场，古德费从地上爬起来时那种狠毒的眼光让我毕生难忘。我当

时自忖，有这种眼光的一定是个心狠手辣的人，只要找到机会，他一定会报仇的。

在寻找沙尔沃思的过程中，古德费竟然发现了那么多“罪证”，尤其是从死马前胸取出的那颗大型子弹，更让我对他起了疑心。因为子弹是从马的前胸穿过去的，按理说不应再在马身上找到子弹，可是古德费居然在解剖时从马的前胸发现了一颗子弹！这是从哪儿来的子弹呢？毫无疑问，这准是古德费做的手脚。此后，我大概花了两周的时间，到处搜寻沙尔沃思的尸体。我当然不会在道路附近寻找，而是在离道路较远的偏僻处找。终于，我在一个小树林的枯井中发现了尸体。



后面的安排就不用费什么脑筋了。我记得沙尔沃思说过要送给古德费一箱马高克斯酒，所以在弄到酒之后，我就把沙尔沃思的尸体运到花园里的一间小棚屋之中。我特地买了一根约一英尺长的钢丝弹簧，把弹簧的一头固定在尸体的颈部，又把尸体放进酒箱里，并让尸体卷曲起来。这样，系在尸体上的弹簧也随之卷曲起来。由于弹簧的弹性极强，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压住箱盖，并在箱盖周围钉上了数根铁钉。只要一打开箱子，尸体就会从箱子里蹦出来。我把箱子运到了外地，再从外地把它运给了古德费。我还以酿酒商的名义给古德费写了一封信，并暗中指派佣人在古德费举办宴会当晚8点把箱子运到他家。

沙尔沃思说的那句“你——就是杀人凶手！我要你偿命！”当然不是出自死人之口，而是我经过无数次练习、反复揣摩沙尔沃思的声音说出来的。当时大厅里一片惊恐、混乱，加上古德费已经喝醉，而且心中有鬼，所以我的模仿非常成功。大厅里散发出的血腥味，是我事先放在酒箱里的一种药水发出的。弥漫开来的阵阵烟雾，是我偷偷点燃生物烟造成的。古德费在忏悔自己的罪行时，我并不感到惊讶，因为这是我事先料到的，我没料到的是他会在说出事实后当场死亡。

这桩奇案真相大白后，彭尼费瑟又回到了拉特爾巴勒，继承了沙尔沃思的所有财产，因为沙尔沃思生前并未立下新的遗嘱。回顾这一不幸的事件，年轻的彭尼费瑟幡然醒悟，他发誓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渐渐地，朋友又回到他的身边，他过上了美好而又平静的生活。

| 死亡钥匙 | [日本] 西村京太郎

山崎五郎是个与众不同的小偷，他所行窃的场所都是高档的旅馆。山崎的作案手法非常简单，他先去这些旅馆住一晚，这也是他行窃前所下的本钱。当他入住旅馆时，服务人员就会把房间的钥匙交给他。旅馆跟日本客栈不同的是，谁拿到某个房间的钥匙，谁就是那个房间的主人，即使服务人员也不能随意进入。

山崎住进旅馆，不久就会拿着房间的钥匙出门了。一般来说，客人外出时应该把钥匙寄放在柜台，可是如果随身带出去，也不会有人管。山崎离开旅馆后，立即去锁店配钥匙。钥匙配好后，他的准备工作就做完了。

山崎退房时，把旅馆的钥匙交还给柜台，带走配好的钥匙。他用这种方法弄到了好几家旅馆的房间钥匙：帝国旅馆365号房、奥克拉旅馆906号房、京都国际旅馆224号房……这样一来，他就能自由地进出这些房间了。

山崎经常带着这些钥匙去旅馆。由于他已人到中年，再加上有点发福，看起来和寻常的旅客一样，所以没有人对他起过疑心。他监视那个能自由进出的房间，等投宿的旅客外出后，他就用配好的钥匙打开房门进去行窃。他偷到过现金、珠宝、高级照相机等贵重物品。每次发生盗窃案，旅客都会怪罪旅馆防范不周；旅馆则以门窗没有被破坏为由，坚称不可能发生盗窃。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一天，山崎在《艺能周刊》上看到了这样一篇特稿：

我喜欢的旅馆

我住在京都，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去东京，每次去那里，我都会住在位于赤坂的新赤坂旅馆。

从我第一次投宿这家旅馆至今，已经足足有10个年头了。我总是住在901号房，这家旅馆经常为我保留这个房间。对于他们的美意，我特别感动，所以从未动过改住其他旅馆的念头。

这家旅馆虽然不大，但是工作人员态度亲切，也非常负责，让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总之，我非常喜欢这家旅馆。

这篇特稿的最后还对作者宫永菊一做了简单的介绍。宫永是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他举止优雅，才华出众，财产多达数亿元。“是新赤坂旅馆901号房吗？”山崎喃喃自语着，他已下定决心要把这个房间的钥匙弄到手。山崎又买回娱乐周刊，得知宫永已去高知拍摄外景，于是就去了那家旅馆。

正如宫永说的，这是一家9层楼的旅馆，规模不太大。山崎在服务台一边整理蝴蝶结，一边说：“我要开一间房。”

“要哪个房间？”

“901号房。”

山崎话音刚落，服务人员便笑着问：“你是不是看了宫永先生写的那篇特稿？”山崎点了点头，有点吃惊。服务人员接着说：“自从宫永先生发表那篇特稿以后，想投宿901号房的客人非常多，大多是他的女影迷。”

山崎一面抚摸着脸，一面说：“901号房还空着吗？”

“是空着的，不过宫永先生后天就要来投宿了。”

“我只住一天。”山崎说。他拿到钥匙后，进入901号房。这间客房位于走廊尽头，视野非常开阔，窗户下面是护城河，有人在河上划船。这是一间套房，卧室跟客厅分开，所以房租很贵，一天就要2万日元。不过他要行窃的对象是宫永，收获应该很大吧？

太阳落山后，山崎立即走出旅馆，乘坐出租车赶往上野。一进入垃圾满地的小巷，他马上就看到了那家小小的锁店。山崎走进锁店，把钥匙递给了认识10年之久的坂田老人。坂田老人眨了一下眼睛，问：“你还在做旅馆小偷？”

“是啊，这是个让人开心的工作。”山崎得意地说。

坂田老人用责备的口气说：“你干的这种工作，就像在垃圾箱里捡破烂一样，还是尽早不干为好。旅馆的人又不是傻子，总有一天你会遭报应的。想想吧，这种活儿除了玷污你的手，还能有什么好处？”

“这次肯定会有大收获。”山崎打了个响指说。就在他们谈话的过程中，钥匙配好了。



想知道宫永的行踪并不难，因为他所在的电影制片公司有一个影迷专用电话，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知道宫永的近期活动。山崎根据打听的结果，得知宫永入住新赤坂旅馆901号房后，只是晚上回来睡觉而已，所以他想这次的行动一定会进展得非常顺利。

旅馆通常在上午10点到12点之间打扫房间，如果旅客拒绝，就不用打扫了。由于不知道宫永会不会拒绝打扫房间，所以这个时间段比较危险。下午1点到傍晚之间是最安全的时间，因为这段时间是旅客前来投宿的时间，即使在大厅和走廊里走动，也不会让人起疑

心。如果有人问起，也可以说是想跟宫永见面的影迷。

山崎在下午2点进入新赤坂旅馆。他一想到即将开始的工作，就不免有点紧张，不过到目前为止，他还从未失手过。山崎经过服务台时，偷偷看了一下901号房的架子，架子上挂着钥匙，可见宫永把钥匙寄放在柜台出去了。山崎放心地乘坐电梯上了9楼。下电梯时，他看到走廊里一个人也没有，就来到走廊尽头，用配好的钥匙开了门。

门一打开，山崎立即溜进房间，随手把门一关，门就自动锁上了，这样一来他就能安心地“工作”了。他对这个房间很熟，所以快速地穿过客厅，走进卧室。床上堆放着几套西装和红色封面的剧本，还有一台小型录音机，可能是宫永用来练习台词的吧？虽然这台录音机很高级，可是山崎并不想偷这种东西。他翻了翻西装口袋，只找到1张万元券、3张千元券。他不信宫永只带了这么一点钱，于是又仔细地搜查一遍，可是仍然没有找到其他的钱。

就在他想起坂田老人的话时，突然看到眼前有一个衣柜。山崎想打开衣柜，但是衣柜的门被锁上了，打不开。山崎不知道宫永什么时候回来，便打开床边的电视。今天早上，他从报上的电视节目表上得知，宫永将去MTB电视台参加“两个小时的我”节目。山崎转到MTB电视台，屏幕上正好出现宫永的脸部特写。

山崎掏出随身携带的铁丝，不一会儿就把锁打开了。就在这一瞬间，一个年轻的女人朝他倒了过来。这个女人已经停止呼吸，变成了一具尸体。山崎被尸体重重地压倒在地上，他忍不住要大叫起来，但又立即忍住了。

山崎用力地推开尸体，一脸苍白地爬起来，蹲着望向尸体。这个女人年轻漂亮，皮肤白皙，身材修长，活着时一定是让男人喜欢的尤物。她纤细的脖子上有一道勒痕，看来是被勒死的。害死这个女人的一定是宫永！虽然他不知道这个女人和宫永有什么关系，但是他能确定宫永一定是凶手。

山崎站起来，看了看衣柜，里面凌乱地放着女人的衣物和手提包。这个手提包是用鳄鱼皮做成的，要是平时，山崎能马上估算出这只手提包值多少钱，可现在他没有这种心思。山崎打开手提包，看到里面有化妆品和将近5万元的现金。他本能地把这笔钱放进口袋里，可是他想了想，又把这笔钱放回到手提包里。手提包里还有一封信，信封上写着“杉井区方南町，太阳公寓内，日下部荣子小姐”，信封后只写着“京都宫永”四个字。看来这是宫永写给这个女人的信。

我已经说过好几次了，我不能抛弃我的家庭，关于这个你应该了解才对。希望这次来东京时，我们能好好谈谈，我不想把事情闹大。

宫永

山崎望着出现在屏幕上的宫永的脸，心想：“也许是宫永想用金钱跟这个女人

分手，可是这个女人威胁若不跟她结婚，她就将他们的奸情公布出来，宫永便在一怒之下勒死了她吧？这个女人可能是在今早死的，由于宫永赶着去电视台，来不及处理尸体，才把尸体锁进衣柜里，准备晚上回来再处理。哼，我不知道宫永杀人，算他走运；一旦被我知道，他可要倒霉了。”

山崎将信放进口袋里，把尸体重新放到衣柜里面。他想了一下，又从手提包里拿出口红，藏在床下。这时“两个小时的我”已经快接近尾声了，屏幕上的宫永仍是一脸笑容。“到了明天，这张笑脸就该变成哭脸了吧？”山崎心想。

第二天，山崎一直睡到中午才醒过来，因为他梦到自己成了大富翁，所以心情非常好。梳洗过后，山崎离开公寓，走进附近的公共电话亭。他拨通了新赤坂旅馆的电话，并请接线员把电话转进宫永的房间。不一会儿，一个男人低沉的声音响了起来：“喂，你找我有事吗？”

“尸体处理好了吗？”山崎开门见山地问，没想到对方只“唔”了一声就不说话了。山崎又问：“尸体还在衣柜里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的声音有点发抖哦！要是你还没有处理尸体的话，我可以过去帮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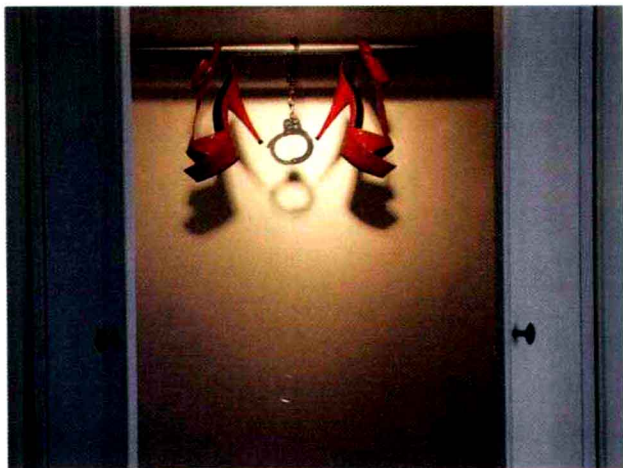
“你是谁？”

“我是谁并不重要，我只想跟你谈谈衣柜里那具尸体的事。”

“电话里说不清楚，能劳驾你今天下午来我这儿吗？今天下午我有空。”

挂上电话，山崎高兴地想，这下自己可走运了，宫永有数亿元财产，多少能分给他一点吧？山崎回到公寓，换上外出的服装，便向新赤坂旅馆走去。因为多年养成的习惯，让他出门时顺手把901号房的钥匙放进了口袋里。走到路上，他才意识到这次不需要带钥匙。

山崎乘坐出租车赶到新赤坂旅馆，进入旅馆后，他大大方方地走向电梯，这是他第一次被人邀请来到旅馆。站到901号房门前，山崎不由自主地掏出了钥匙。他苦笑了一下，把钥匙放回口袋，按响了门铃。两三分钟后，门开了，宫永的脸出现在门后。“刚才的电话是我打的。”山崎说完，宫永便板着脸让他进了



房间。山崎一进屋，立即走进卧室，看到衣柜还摆在原来的地方。他抓住衣柜的把手，回头看了一下宫永，宫永仍然板着脸，但没有阻止他打开衣柜。

“嗨唷！”山崎虚张声势地大吼一声，一下子拉开衣柜的门，同时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因为他担心会和昨天一样被女尸压倒在地。可是奇怪的事发生了，衣柜里只挂着宫永的几套西装，女尸啦，女人的衣服啦，手提包啦，全都不见了。

山崎瞪大眼睛，盯着宫永的脸问道：“你把尸体处理好了？”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别装蒜了！昨天日下部荣子的尸体就在衣柜里，你想和她分手。我之所以没有报警，是因为没有奖金拿。”

“你的意思是说你想要钱？”宫永的神情稍微放松了一些。

“没错，我要钱。”

“昨天你是怎么进来的？”

“这是个秘密，我不能告诉你。”

“你有我害死别人的证据吗？”

“当然有。我料到你会处理尸体、毁灭证据，所以特地从受害人的手提包里拿出了这个。”山崎从口袋里掏出宫永写的那封信，在他面前晃了晃。

“这封信确实是我写的，可是你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个女人来过这里吗？”

“我就知道你会赖皮，所以特意把那个女人的口红藏在了这个房间里。”

“你把它藏到了哪里？”

“别着急。在谈到金钱之前，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处理尸体的，我对这件事很感兴趣。”

“你认为我会怎么处理？”宫永冷静地反问道。

“哼！”山崎冷冷地说，“我猜你可能买了绳索回来，准备趁黑夜将尸体经由窗口坠下去。窗口下面就是护城河，这条河一个月后会被填平，一旦被填平，尸体永远也不会被找到了。”

“说得好！”

“但是用这种方式处理尸体的话，会在窗框上留下绳索摩擦的痕迹。”山崎检查了一下窗框，并没有发现那种痕迹。他回过头，不解地问：“你到底是怎样处理尸体的？”

“这个以后再说。总之，我没有用绳索把尸体坠进护城河里。这里是9楼，距离护城河大约有26米，去商店很难买到这么长的绳子。就算买得到，我自己也干不了，而且还会像你说的，将在窗框上留下绳索摩擦的痕迹。即使把尸体很准地坠进护城河，也难保在护城河被填平前，尸体不会浮起来。”

“那你把尸体藏到哪儿了？你是怎么处理尸体的？”

“以后再告诉你。你先说说要多少钱吧，不把价码谈好，我会不安的。”宫永边说边从口袋里拿出一本支票簿。

“我想要一大笔钱。”山崎没说具体数额，因为他不知道要多少才好。

宫永笑了笑，问：“2000万够吗？”

山崎以为宫永顶多会付200万，没想到对方竟然问他2000万够不够，他惊讶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如果2000万可以的话，我马上开支票。”宫永说。

山崎用沙哑的声音说：“可以，可以。”

宫永开好支票后交给山崎，说：“你可以到这家银行的任何一家分行领钱。如果我骗你，你可以拿那个女人的信来要挟我。”

“说得也是。”山崎放心地把那张支票放进口袋里，他想，一下子就得到了2000万，坂田老人一定会对他刮目相看吧？

宫永点燃了一支烟，慢悠悠地说：“现在是我不放心了。虽然你现在对这笔钱很满意，可是说不定以后会反悔，继续向我勒索。”

山崎拍了拍胸膛，说：“男子汉大丈夫，说话算话！你要是不放心，我可以写一封保证书给你。”

“真的吗？”

“当然了，你要我写什么都行，写‘兹收到2000万整’怎么样？”

“不用写得那么正式，只要我们都明白就行了。”

宫永拿出笔和便条，山崎问：“到底该怎么写呢？”

“这个嘛，”宫永沉思了一会儿，说，“你能不能写‘我什么都不要了’，然后再写上你的名字？”

“你说的‘什么都不要了’，是什么意思？”

“我在东京和京都各有一大片土地，我怕你反悔，不要钱，要土地。”

“哦，是这样啊，你可真细心！”山崎钦佩地说。他在便条上写下“我什么都不要了”，并签上自己的名字。

“这样我就放心了，非常感谢你。”宫永小心地把便条放进口袋里。山崎看着他的这番举动，心想他未免太天真了。这张便条会有什么作用？只有那封信才能敲诈对方！刚才山崎被2000万这个数字吓了一跳，心想这么多钱已经足够了。可是当他镇定下来后，却想再多勒索几次。山崎写便条的时候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宫永好像没看出山崎在打鬼主意，他像卸下重负一般，放心地对山崎说：“为了庆祝我们之间的和解，干一杯如何？”他拿出一瓶威士忌，倒了两杯。

山崎怀疑地问：“你不会在酒里下毒吧？”